

左  
傳  
經  
世  
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十二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吳許越成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

扶

椒

杜

吳郡吳縣西太湖中椒山

報檇

醉

李

杜

定十四年乃報越也

林所謂

也

遂入越

越子

以甲楯

五千

保于會

古外稽

杜

山上會

也

使大夫種

因吳大宰嚭

以行成

林

韜故

吳為大宰寵

吳子將許之

鍾惺曰吳救越未為大失但

忘父之仇耳又其意不出於

哀矜而後出於修備治國桓文之業也

越

之

後

而

修

備

治

國

桓

文

之

業

也

越

其

如

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

彭士望曰此語大戕元氣

吳越純除符學術○禧按范蠡他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

日于吳便如此英雄所見畧同

伐斟鄩杜澆寒浞于封於過

滅夏后相杜放孫也后相

夫國依於二斟

復為澆后杜澆

后杜澆昏后相妻杜

方娠杜身也

逃出自竇歸于有

仍杜氏杜女杜仍杜

生少康杜

士望曰以少康

焉杜為仍牧正杜

牧官

基杜忌杜澆杜能戒杜

之杜

林能戒備

澆使椒杜

求之杜

林

求少康杜

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

除其害除虞思

欲殺之杜

有杜所杜指杜膳杜羞杜之杜官杜賴杜此杜以杜得杜除杜已杜害杜

虞思於是妻之

以二姚杜

杜思杜以杜二杜女杜妻杜少杜康杜

而邑諸綸杜

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杜方十里為成。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布德是

領能兆謀。德不迂虛。以收夏衆。尤妙。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杜少謀。

也。澆使季杼。杜少康子。誘豷。杜澆弟。遂滅過。杜澆國。戈。杜豷。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

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杜使越豐大。句踐能親而

務施。施不失人。杜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杜推親愛之。誠不遺小勞。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

天而長寇讐。杜猶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杜消也。姬之

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

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杜民聚

後教之○魏世微曰蠶種之謀員已先見矣真英雄敵

手必二十年者越犬衰不久不起災大盛不久不敝如

醫病者有一方必服至數百劑而後愈者是也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

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杜嫌夷

華同故吳之入楚也杜在定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

復發傳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杜左右袒陳人從田

無田從黨杜却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逢

滑杜陳當公杜不左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

也杜大夫當公杜不右

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

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

杜楚為吳所勝

君亡，非

禍而何。

常人對見

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

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

俊傑之見

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

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

魚廢反殺

其民。吳日敝於兵，暴

步卜反

骨如芥。

杜草之生於廣野

而

未見德焉。夫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

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

林名陳不至闔廬事也故曰修

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杜傳言吳不脩德而修怨所以亡

吳師在

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

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三子恤不相睦，無

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杜：平地作室不

起壇也。器不彤鏤，杜：丹刻也。宮室不觀，杜：古亂反。舟車不飾，衣服

財用，擇不取費，杜：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夫有蓄癘，杜：疾疫。親巡

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也，杜：徧也。而後敢食，杜：軍士必

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其所嘗者，杜：甘珍非常食。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

之勞逸，是以民不罷，杜：皮勞歎，知不曠，杜：知身歎，不見曠棄。吾先大

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開隋楊廣一派。次有臺榭

陂池焉，杜：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林郭澤曰陂，積水曰池，三宿以上即備臺池之樂。

宿有妃嬙嬪御焉。

林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言一宿之寓亦備子女之奉

一日

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

讐。

四字

而用之日新。

林不

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因

滅吳張本

二十二年越

彭家屏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夫差視民如仇，而用之不已，雖欲不亡，其可得乎？○攜李之役，闔廬受傷，而卒夫差使人立于庭，出入必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爾父乎？是其欲得勾踐而甘心者，非一日矣。今既以兵入越，宜可泄不



共戴天之恨而顧釋而不誅者何也亡國之君意氣  
用事敬之以大欲誘之以甘言即可倏忽轉移毫無  
定執由其不以義理爲權衡故耳

公子郢讓國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

杜靈公

僕

杜御

公曰余無子

杜崩

無太子

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

此語

三揖

林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見周禮

在下君命祗辱

杜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為辱

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犬子君命也對曰郢

異於他子

杜言用意不同

且君沒於吾手

林公沒時我在左右

若有之郢

必聞之

杜當以臨沒為正

且亡人之子輒

杜崩積之子出

在乃

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犬子于戚宵迷

林夜行陽

虎

林氏曰右河而南必至焉

杜是時河北流過元城

杜是時河北流過元城

河故欲出使犬子繞

喪之服

杜始發

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

杜欲為衛人逆

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林告於戚之邑

遂居於戚蓋輒以

子拒父不受也

魏世倣曰衛之亂郢成之也君與夫人皆命郢矣崩

贖殺母而見逐以序則郢當立亡人之子未嘗為太

子也郢不立而立輒然後輒拒父而禰祖逆亂大倫

禍延數十年使郢不辭位他日贖謀復國郢調和母

子間辟位遜贖可也即稱父母命以拒贖可也夫為

子而稱祖命以拒父於義大逆為弟而稱父命以拒兄不猶愈乎惜乎郢之賢不見此也

彭家屏曰此篇可為夫子不為衛君註脚○衛靈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將立汝及卒夫人曰君命公子郢為大子是靈公之意初未嘗在輒也夫輒即受靈公之命而君國當晉人納蒯賾之時猶當避位以讓父况無靈公之命乎傳者未嘗一語及輒據國拒父之非而輒之罪已見矣此史氏之微義也

鐵之戰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

林范氏久居朝歌糧食不足故齊以粟輸之

鄭子姚

杜罕

子般

班杜

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

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杜旆先驅車也以先

驅車益其兵車以示衆

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

杜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

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

於是乎會之

杜合必大敗之

從之卜戰龜焦

杜不成

樂丁

杜晉大夫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

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杜故兆始約衛大夫于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

林反易天之明德不事其君

斬艾

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林晉恃鄭以保守其

國。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

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杜周書作雜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杜十萬畝庶人工商遂。杜得遂

人臣隸圉免。杜去志父。杜甫趙簡子之一名鞅，入晉陽

鞅趙無罪，君實圖之。杜言已事濟若其有罪，絞縊以戮。

杜絞所以桐棺三寸，不設屬。杜林棺用難朽之木，桐

子制於中都，棺四寸，三寸亦罰也。杜屬次大棺也，辟施棺

也。王棺四重，被水牛及兕之革為一重，辟為二重，屬為

三重，大棺為四重。君再重，屬與大棺為一重，今云不設辟者，僭

大夫一重，無辟，唯屬與大棺為一重，今云不設辟者，僭

君制耳非素車撲馬杜以無入於兆杜葬下卿之罰也

杜正禮也杜為衆設賞自設杜甲戌將戰邠無恤杜王御簡于衛犬

子為右登鐵上杜邱望見鄭師衆犬子懼自投於車下

子良杜即授犬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杜言簡子巡列

曰畢萬杜公卿匹夫也七戰皆獲杜有馬百乘歿於

牖下杜言得羣子勉之歿不在寇杜言有命○彭士望

繁羽御趙羅宋勇杜三子為右羅無勇杜虞杜東隕反杜

之杜林趙羅無勇不能乘車束吏詰之御對曰疢杜詩占反

也作而伏衛犬子禱曰曾孫蒯賸敢昭告皇祖文王烈

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

杜聲公名亂從

晉午

杜釋君助臣為從於亂

定

公在難

林國有叛臣為在於難

不能治亂使鞅討之崩躓不敢自

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

林微福於神無中戈矛斬

絕筋脈無隊車馬損折骨肉無中弓矢傷損面目

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

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杜故祈禱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

杜路也

於車中獲其遙

蜂

旗

杜旗名

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

大夫趙羅

杜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之

大子復伐之

士望曰人固有先法而後勇者

正賴子良婦人一激

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

觀傳

則此可矣只喜戰勝耳

傳復曰

杜簡

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



杜言知氏將為難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

杜范氏臣

後竟有晉陽之患

也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

趙氏得而獻之

林趙氏之象得

吏請殺

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杜還其所稅

及鐵之

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

請報主德

趙氏世食士報幸哉今之世受恩而知感者鮮矣况報乎

追鄭師姚般公

孫林殿而射

杜士望曰似尉遲敬德姚般子般也

前列

杜晉

多咎趙孟

曰國無小

杜雖小國猶有善射者

既戰簡子曰吾伏弋

杜吐刀反嘔

杜吐

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獻于不伐其下皆讓鐵之戰媿幸多矣

大

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

韜將絕吾能止之。

林在胷曰韜言我馬之

兩韜皆我御

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韜皆絕。

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橫木。

使簡子觀之。兩韜同時皆絕。以明止使不絕之功。傳言簡子不謀。故其下亦皆自伐。

桓僖宮災

夏五月辛卯司鐸杜官名火火踰公宮桓僖杜桓公廟災救

火者皆曰顧府林顧府庫之藏南宮敬叔杜孔子弟子至

命周人杜司周書出御書杜進于君者○彭士望曰他

再備蕭何知取國籍而不知收六經以致楚人一炬偽

書並出無所考信故後人譏之此所以成何之功名而

已俟於宮杜使待曰庀杜具女而不在杜具汝所職

罪子服景伯杜于至命宰人杜冢宰出禮書以待命命

不共杜有常刑杜校人乘馬杜使四駟相巾卓杜掌脂

轄林以脂膏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杜恐有

左傳卷二十一 宮災一

慎為濟濡帷幕鬱攸從之杜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

蒙茸公屋杜以濡物自火廟始外內以悛杜次也以助

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

駕乘車杜公車駕之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杜門之

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杜周禮正

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曰舊章不可忘也富父槐杜富

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杜後生之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拾潘杜尺審反杜杜汁也杜備豫

猶拾汁終也於是乎去表之橐杜表表火道風所道還

不可得也杜宮杜開除道周匝公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

宮杜使火無相連

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禮按桓公大逆宜矣僖公之災豈以魯頌故耶○陸粲曰天災何常之有雖孔子之聖烏從知其為桓僖以為親盡不毀而當得譴者則前此武宮煬宮之立其為失禮尤甚而災不及何與蓋當時里巷細人所傳說而左氏信之

彭家屏曰哀公之世魯衰極矣而倉卒救火猶能收書籍藏舊章顧府庫衛公宮重民命備不虞事事皆得大體猶有先王之遺澤也

季康子卽位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歿

杜正常桓子寵臣欲付以

南孺子

杜季桓子妻

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杜若生男告公而立之

女也則肥

杜康子

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

杜公朝

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

杜桓子有遺言命

其圉臣

杜正常自稱

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

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

杜辟位

公使共劉

杜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

杜禧按或殺之必是康子僞讓而殺之也。然亦有其人不知謀而其黨

為之者不可

矣。乃討之。

杜討殺者

召正常。正常不反。

杜按所屬之男既

必正當義不當反且或康子殺之尤不當反力不能討其仇而仕之可乎註以為畏康子非也

凌稚隆曰所貴乎托孤者以能立之耳正常既載孤以告乃不敢以死力爭而遂奔衛何居知康子之力能奪嫡而夏南氏之子不全也然則何取於姑為此告以塞責哉適趣之死矣

魏禧曰正常之告既踐信矣告而奔衛懼康子之殺已而不意其殺孤也可謂明哲保身矣然使正常不奔矢死以衛南氏子則或不至於殺不幸而與之俱死義不尤愈乎

彭家屏曰康子已立南氏子始生襁褓中兒安可即位為卿後如其立之亦取亂之道也為正常者受桓子之重託正當審時度勢計出萬全如康子能容南氏子耶則力護而媪養之俟其稍長以桓子之遺言顯告于朝以俟君命如度不能容則竊負而去以為後圖可也乃當遺子甫生之際即載以入朝又不以身衛之遽舍之而奔衛是何異取之南氏之懷而棄之中路乎其惟怯無能直同兒戲亦可羞甚矣雖然此桓子之罪也桓子付託非人遺命不正宜所愛之



子不得其死也夫

晉執蠻子昇楚

夏楚人既克夷虎

杜蠻夷叛楚者

乃謀北方左司馬販

普版反

申

公壽餘葉

姑涉反

公諸梁

杜三子大夫

致蔡於負函

杜此蔡之故地人民

楚因以為邑致會其衆也

致方城之外於繪

才陵反

關

杜皆楚地

曰吳將沂

杜逆流

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

杜一夜

之期襲梁及霍

醉當備吳夜結朔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

單善浮餘

杜楚園大夫

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

杜自陸渾東至

司馬

杜即販

起豐析與狄戎

杜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

以臨上雒左師

軍于菟

杜和上

杜山名在東

右師軍于倉野

杜在上

使謂陰

卷之七 第四 二二二

地之命大夫杜別縣監尹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

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杜商縣武關以聽命杜將

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

楚必速與之杜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杜在晉陰地陸渾者

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杜詐將為之且將為之卜杜卜城

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卑楚師于三戶杜今丹水

縣北三戶亭林此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杜楚復詐

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

王生薦張柳朔

五年春晉圍柏人。

杜荀寅在柏人。

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

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

杜吉射即

使爲柏人。

杜爲柏人宰。昭

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

杜公家之事。○禧按一語今古今黨

人中稱君子者愧疾入地。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

及范氏出。

杜出柏人奔齊。

張柳朔謂其子爾從。未勉之。我將止。

林使其子從吉射。出奔勉盡。

王生授我矣。

杜投我。吾

不可以僭。

林將止此距戰以疾。

遂歿于柏人。

杜爲吉射距晉戰歿。

陳乞謀去高國

齊燕

賢反

姬

杜景公夫人

生子不成

杜未冠

而死諸子

杜庶子

如

杜景公妾

之子荼

杜安孺子

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

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犬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於

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

何說

何憂於無君

杜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

故以此言塞大夫請

公疾使國惠子

杜夏國

高昭子

杜高張

立荼寘羣

公子於萊

杜齊東鄙邑

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

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杜皆景公子在萊者

萊人歌

之曰景公死乎不與

預

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

乎。何黨之乎。

杜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非後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六年春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

杜高國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彭士望曰王允溫僞

皆擅此技却須警敏輕圓不

見手勢方不爲奸雄所窺。每朝必駢乘焉。所從。

杜凡

行必言諸大夫。

杜言其罪過

曰彼皆偃蹇。

杜驕

將棄子之命。

皆曰。

杜詐作諸大夫之言

高國得君必偏我盍去諸。固將謀于子。

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

杜謂

諸大

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

杜又

杜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位

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

杜高國將名禍

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

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

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

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杜六執

敗。杜高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杜嬰弦施

來奔。八月，齊郕意茲杜高來奔，陳僖子杜林使召公子

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杜子于杜陽齊公子鉅。前年與

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杜林故又獻此，請與子

乘之。杜二長在家人聞其言，故欲出萊門杜郭而告之。故

闕止。杜臣陽生家知之，先待諸外。杜俱去與公子曰：事未可

知反

禮按入國不可盡入去魯

與壬

杜陽生之

也處戒

之

杜使無遂行速夜

士望曰與樂至於齊國人知之

杜故

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

僖子使子士之母

杜僖子妾養之

杜隱於僖與饋者皆入

杜僖子又令陽生隨

冬十月丁

卯立之將盟

杜盟諸大夫

鮑子醉而往其臣

杜鮑教

差所宜反

車

杜主車

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

杜之官

誣鮑子曰子之命也

杜見其醉

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

子牛而折其齒

杜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茶

乎而背之也

妙鍊句

悼公

杜即

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



必亡。一大夫。杜言已可為若若我不可不亡。一公子。

杜公子自謂也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

無以亂杜或廢或興則所願也。杜按氣平語和故鮑子

曰誰非君之子。杜言陽生亦君乃受盟使胡姬。杜景以

安孺子如賴。杜齊邑安去鬻如。杜茶殺王甲拘江說。悅

囚王豹。杜三子景公璧于句鈞寶之邱公使朱毛。杜齊

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

二不賈君二多難。至此無故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

泣。一泣可懼後諷曰君舉也。杜皆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

左傳卷五十一 陳乞三

困困又有憂

杜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

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

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

之

杜自悔失言

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

杜大謂國政小

謂殺

使毛遷孺子於駘

杜齊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

受冒淳

杜地名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

八年秋鮑牧又謂羣公

子

亦無故發大難

曰使女有馬千乘乎

杜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又

諷動羣

公子愬之

林以牧言愬于公

公謂鮑子或譜子子姑居

於潞

杜齊

以察之

林以察罪之有無○遣詞甚妙

若有之則分室以行

若無之則反子之所

處置

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

使以二乘及潞麋

邱鄭反杜束縛也

之以入。遂殺之。愍帝除魏璫似此

公羊傳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歿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請諸大夫至使力士舉巨囊至中霤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自是往弒舍

張洽曰陳乞將立陽生先逐國夏國高奔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

魏禧曰無極之譖卻宛駟赤之誤侯犯陳乞之去高國術皆相似但邪正有異耳

鄭殺駟秦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

按禮

此其一事耳。鄭人惡之，當不止此。然可為不安分之戒。

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

鄭人惡而殺之。

曰：妻妾身熱，得美官卒，以冒進見殺。故

子思

杜子產子

曰：詩曰：不解

佳賣反

于位，民之攸墜。

許器反

所息也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

杜差也

不濫

杜也

不敢怠皇

杜暇也

命以多福

楚昭王卒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

杜元年未得志故

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

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杜陳盟在昭十三年秋

七月楚

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歿也。

再敗楚師不如歿。

杜前已敗于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棄盟逃讐亦不如

歿歿一也其歿讐乎命公子申。

杜子西

爲王不可則命公

子結。

杜子期

亦不可則命公子啟。

杜子閭皆昭王兄

五辭而後許。

林子閭五辭不肯而後許王以立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

城父。

杜大冥陳地吳師所在

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

忘君乎。從君之命。

杜許立從命

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

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

之。而後還。

杜閉塗不通外使越女昭王妾章惠王彭士望曰昭王命羣公子有深意不立子而子

之立始堅諸公子亦大賢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

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

杜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

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惟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

若禘

詠禘除之

可移於令尹司

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

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禘。初。昭王有疾。卜

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

越望。

杜講戾望祀竟內山川星辰

江漢睢

七餘反

漳

杜四水

在楚界

楚之望也。

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

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參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

杜言信在巳則福亦在巳

由巳率常。

士望曰四

守消人多少妄想。○禧按孟子所謂君子反經經正斯無邪。愚正如此。

可矣。



吳徵百牢

夏公會吳于郟

杜吳欲霸中國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

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

杜是時吳曾過宋得百牢

魯不可以

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

杜晉范鞅也 在昭二十一年

吳王百牢不

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

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

杜常數

矣若亦

棄禮則有淫

杜過也

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杜上物天子之牢

以爲天之大數也

杜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

今棄周禮

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

天而背本

林棄天十二之本

不與必棄疾於我

杜放棄凶疾來

伐擊

乃與之。大宰嚭

杜吳大夫

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

宰嚭曰。國君道長

杜言君長大子道

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

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

杜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禮按實說妙。

大國不

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

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

林端服委冠禮水也。

以治周禮。仲雍嗣

之。斷髮文身。羸

力果反。

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杜犬伯周

犬王之長子仲雍。犬伯弟也。因讓弟季歷。俱適荊蠻。遂有民衆。犬伯卒。無子。仲雍嗣位。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

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

反自鄆。以吳為無能為也。

杜棄禮故知其

不能  
霸也

邾成子以茅叛吳伐魯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

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林夏與吳盟而即背之

伐小國，不仁。」林謂欲伐邾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杜信與仁

也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杜怪諸大夫

之惡焉。賢而逆之，杜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對曰：「禹合諸

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

字小，小不事大也。」杜諸侯相伐自古以然知必危，何故不言？杜知

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魯德如邾，而以衆加

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

之可乎

杜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

不樂而出

杜季

異佞直不

秋伐邾及范門

杜邾邾門猶聞鐘聲

杜邾不大夫

諫不聽茅成子

杜邾大夫茅夷鴻

請告於吳不許

不樂寇何也

曰魯

擊柝聞於邾

林擊柝相聞言其近

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

我且國內豈不足

杜言足以距魯

成子以茅叛

林成子知邾必亡故先以其邑

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

畧

邾衆保于繹

杜邾

師宵掠以邾子益來

杜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

獻于亳社

杜其亡

國與

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

杜負瑕魯邑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

就以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

杜無君命故言自

曰

魯弱晉而遠吳。馮

憑

恃其衆。

林歎晉為弱。鄙吳為遠。馮依也。

或背君之

盟辟也。

杜

陋

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

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

杜

鄆也。鄆盟不書。吳行夷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也。

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達。

杜

成其所求。而無違逆。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

貳也。

杜

敵

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

杜

為私屬以私奉貳。唯君

圖之。吳子從之。

杜

為明年

八年春。吳為邾故。將伐魯。問

於叔孫輒。

杜

故魯人

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

杜

名無情實。○彭士望曰。

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

狃杜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杜違

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杜未臣所適之國

可還奔命所託也。則隱。杜曾所因託且夫人之行也，不

以其難。所以惡廢鄉。杜不以所怨惡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

杜公族不亦難乎。禧按數語令後世若使子率，子必

辭。王將使我。李氏曰：不狃以叛亡之人而處心尚能

張杜叔病之。林以其言王問於子洩。杜對曰：魯雖無

與立。杜緩時若必有與。斃。杜急則人知諸侯將救之。

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

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林魯居齊晉之東不救何爲。三

月吳伐我于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杜使魯爲備。初武城

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杜僑田。拘鄆人之漚。烏豆管。古

反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杜亦僑吳田。及吳師至。拘者道

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杜吳嘗爲之宰。杜故嘗奔齊。澹

臺子羽。杜武城人。之父好焉。杜子羽之父與國人懼。杜

其爲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林何。以對曰。吳師來。斯與之

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杜犯盟伐邾。吳師克

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杜三邑。公賓庚公



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

杜公實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

人皆同車轉互言之。或以獲叔子朱鉏二人。

○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

未可望也。

杜同車能俱效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

明日舍於庚宗。

林每日遺舍見

師行速而疾。

遂次于泗上。微虎

杜魯大夫

欲宵攻王舍，私屬

燭徒

七百人，三踊於幕庭。

杜於帳前設格今士試躍之。

卒

杜終也。

三百人，有

若與焉。

杜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

及稷門之內。

杜三百人行至

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

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杜畏微也。

吳人行成。

杜求與成。將

盟。景伯曰：「楚人圍宋。」

杜在宣十五年。

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

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

遠。林吳師輕窺國又阻遠

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

載。造於萊門。

杜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褚按為國事當如此不從其言而又負載以

出若少隘憤必不行矣。後世君

乃請釋

杜舍子服何於

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

杜魯人不可以盟為了欲因留景

伯為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

吳人盟而還。

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

季札救陳

冬。楚子期伐陳。

杜陳即吳故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林延陵州來皆季札

邑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

退。以爲子名。

林以成子

務德而安民。乃還。

杜季子吳子

奇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時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魏禧曰。仁人之心。大臣之言。○季札曰。退以爲名。宋

石告衛君曰。善者相避。其事同而情異。故公私別。則

忠佞分。

轅頗出奔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杜

內之田悉有餘以爲已大器杜鐘鼎國人逐之故出道

渴其族轅况阮進稻醴梁糗丁亂脯林以稻米爲

爲乾飯加焉喜曰何其給也林備也對曰器成而具林所

器方成即具此醴糗之屬○父老郭從謹謂明曰何不

皇曰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古今如此可嘆曰何不

吾諫對曰懼先行杜恐言不從先見逐

子胥懼越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也。」

杜養也。若人養獲。姓非愛之將殺之。

吳也。夫諫

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

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

所用之。」

杜石田不可耕。

越不爲治，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

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

杜商書。

曰：「其有顛越不共。」

杜從橫不承命者。

則剝也。

杜割也。

殄也。

杜絕也。

無遺育，無俾易種。

杜轉生種類。

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

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

杜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爲

王孫欲以避吳禍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

杜劍名

以歿將歿曰

樹吾墓檀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

天之道也

杜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爲十三年越伐吳傳

穆文熙曰子胥屬子於齊蓋誓以歿諫且不欲絕先人之後也或謂屬鏤之劍乃所自招不知其心矣彭家屏曰子胥之寄子猶是逃楚之故智也而卒以智殺其身悲夫

孔子不對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

杜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焉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

言田賦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林言不識其可與否

三發。

杜三發問

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

也。仲尼不對。

杜不答

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

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

杜邱

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

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

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杜為明年用田賦傳

左傳經世鈔卷二十二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十三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貢說吳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杜鄭公不欲使

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杜重也。亦可寒也。杜歇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

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杜子羽曰吳方無道無

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杜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

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

標也擊國狗之瘕吉世無不噬也林國狗狂瘕不

之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

杜盟不書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林吳人將執

畏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衛侯作藩籬

以因辱之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

侯伯致禮杜地主杜歸餼杜以相辭也杜

以禮相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杜苦子

蓋見大宰乃請束錦

杜十端為東

以行

杜以賂吳

語及衛故

杜本不若

為衛請者

大宰詔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

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

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

也若執衛君是墮

杜許規反毀也

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

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

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詔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

林學為吳人方音

彭士

子之

杜彌年

尚幼曰君必不

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杜出公輒平成于越

魏禧曰與蹶由之對楚畧同

彭家屏曰子貢之對大宰與陰飴甥之對秦伯鑿空起義巧構兩端之言皆能得其要領而要以必從真詞令之善者也

吳晉爭長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

伐吳。爲二隧。

杜道也。

疇無餘。謳陽。

杜二子越大夫。

自南方先及郊。

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

杜水名。

上觀之。

杜觀越師。

彌庸見姑蔑。

杜越地。

之旗曰。吾父之旗也。

杜彌庸之父。爲越所

獲。姑蔑人。得其旌旗。

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

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

杜燭會也。

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

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

杜林守國。

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

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

杜惡諸侯聞之

自到七人於

幕下。

杜以絕口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

杜爭敵血先後

吳人曰於

周室我爲長。

杜吳大伯之後故爲長

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

呼司馬寅。

杜晉大夫

曰日旰。

杜古旦反晚也

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

也。建鼓整列。二臣效之。長幼必可知也。

杜勝者爲長負者爲幼可知

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

杜林氣色下者言肉食爵祿之人無此今

吳王有墨。國勝乎。

杜國爲敵所勝

天子效乎。且夷德輕。不忍久。

請少待之。

杜與爭無

乃先晉人。

杜盟不書諸侯恥之也

吳人將以公見

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

杜王官伯

帥侯牧

杜方伯

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

杜諸侯長

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

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

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

爲子男。

林若吳以魯見晉侯是魯爲子男之國

則將半邾。

杜半邾三百乘

以屬於

吳。而如邾。

杜六

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

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

杜謂景伯欺之

將囚景伯。

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

林已立後不避囚執

將以二乘。與六人

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

杜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

謂大宰

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

有職焉

杜有職于祭事

自襄以來

杜襄公

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

將曰吳實然

杜言魯祝宗將告神

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

且謂

魯不共而執其賤者

林景伯非卿故言賤者

七人何損焉大宰詔

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

杜惡名適為

不如歸之乃歸

景伯吳申叔儀

杜吳大夫

乞糧於公孫有山氏

杜魯大夫舊相識也曰

佩玉樂

反而種

兮余無所繫之

杜樂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

旨酒一盛

成

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杜一盛一器也睨視也禍寒賤之人言但

得視不

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

林美也

若登首山以



呼曰庚癸乎則諾

杜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

饑渴所以亡林蓋有山氏素備糧

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

食登山待其呼

則諾而與之也

王欲伐宋殺其大夫

而囚其婦人

杜以宋不會黃池

大宰詔曰可勝也而弗

能居也

林吳強宋弱故可必勝

乃歸冬吳及越平

杜終

凌穉隆曰愚按吳人好兼并故詒之以事晉吳人信

巫鬼故恐之以宗祝吳人陵彊大故鄙之以執賤於

是吳人卒不得見公於晉而景伯亦遂脫囚以歸辭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子路辭要言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杜子路信誠故

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邱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畧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林何辱於子而不與

之要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歿其城下，可也。彼

不臣。

林邾射竊地叛而濟也。

杜成

其言是義之也。

杜使我成其要

言是以邾射為義

由弗能。

魏禧曰：有子路之不可，所以有小邾之請要也。與柳

下惠讒鼎事同二人之守信執義敵國信之而魯之君相猶不信焉此魯之所以爲魯與

彭家屏曰邾庶其邾黑肱莒牟夷皆竊邑來奔而季氏受之季氏當國叛臣賊子皆以類至保奸惠盜是誨盜也故陽虎亦竊郚謹龜陰之田以叛歸于齊矣季氏不臣而多收叛臣故其臣亦叛之展轉相效果誰之咎歟子路不與邾射要盟不義其以地來所以匡救季氏者多矣○能歿非難處歿爲難不敢問故歿其城下其歿也義乎不義乎此子路之所以不得

其效也然賢者歿難事出於一時根植於平日居恒預辦一歿飲食寤寐之間斷然有此一日而後當其時而確然不移觀子路對冉有之言其歿衛也蓋早有委決於胸次者矣

陳恒弑簡公

齊簡公

杜悼公陽生之子也

之在魯也

杜事在六年

闕止

杜子

有寵

焉及即位

杜十年在

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

杜陳常

故數

顧之諸御鞅

杜齊大夫

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

杜權按小用人

者諸御鞅之言田闕是也君子不可並

君其擇

杜擇用人

焉弗聽子我夕

杜視事夕

陳逆

杜子行陳

殺人逢之

杜逢之

遂執以入

杜執逆至朝

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

杜方袁反

沐沐備酒肉焉

杜使詐病因納潘

饗守囚者醉而殺之

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杜反爲患

故盟之初陳豹欲爲

子我臣

杜豹亦陳氏族彭士望曰入間

使公孫

林齊大夫

言已

杜介

已有

喪而止既

杜終

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

僂杜力主反

望視

杜目

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

說得妙

杜

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

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

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

杜言已

且其違者不過數人

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

杜士望曰兩持

然被一先字

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

杜子行逃而隱於

毒盡萬生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杜成子之

曰伏問

望

兄弟昭子

莊簡子齒宜子夷穆子安廩邨子意茲子我在幄杜帳

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杜帳

政之出逆之遂入閉門杜成子入反閉侍人杜子我杜御

處之子行殺侍人杜素在內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

之遷諸寢杜徙公使公執戈將擊之杜疑其大史子餘望

曰前後左右皆陳氏人權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將

奸未有不樹衆能竊國者杜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將

除害成子出舍于庫杜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

子行抽劍杜此同謀耳却做得妙曰延年曰需事之賊也

誰非陳宗杜言陳氏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杜言子若

子明如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杜宮中與大門杜公皆

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杜宮中與大門杜公皆

子明如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杜宮中與大門杜公皆

子明如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杜宮中與大門杜公皆

子明如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杜宮中與大門杜公皆

子明如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杜宮中與大門杜公皆

子明如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杜宮中與大門杜公皆

子明如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杜宮中與大門杜公皆

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奔中適豐邱杜陳邑豐邱人

執之以告林執闕止殺諸郭關杜齊闕名○士望曰陳氏布置遠密殺之若狐

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杜子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

車於道杜子方取道及郚而衆知而東之杜知其矯命

東出雍門杜齊城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

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

杜傳言陳氏好施東郭賈杜即奔衛庚辰陳恒執公

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杜悔不甲午齊陳

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



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如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此實夫子本謀。余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最可笑。胡氏之說。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杜謂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杜嘗爲大夫而去。也。故不敢不言。

鍾惺曰。聖人舉動有其理。貴有其事。請討理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所以討之之事也。宋儒乃駁之。夫討則用兵。豈有用兵而惡其衆者乎。且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不爲此言。何以堅其志壯其氣而塞其口乎。

凌穉隆曰成子之兄弟如公而遷公於寢豈不昭然  
叛逆哉而猶聞公怒而將出若有迫於所遭之不幸  
者蓋姑以是激私黨之怒以濟其謀耳非其情也意  
如之受伐請以五乘亡彌牟之拒輒欲自北門出奸  
雄飾詐大都如此

彭家屏曰陳氏厚施得民將移齊祚闕止欲逐之未  
爲失計而乃謀之陳豹是猶欲圖楚而先與楚人謀  
也易曰臣不密則失君幾事不密則害成闕止之輕  
淺禍君其罪可勝誅哉

宋桓魋之亂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

林恃寵驕盈為景公患害

公使夫人

杜景公母也

驟

請享焉而將討之

杜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

易薄

杜鞶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

公曰不可薄宗邑也

杜宗

廟所

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焉

杜偽喜以受賜者

以日中為期家

備盡往

林私家兵甲之備盡往享所

公知之告皇野

杜司馬子仲

曰余畏

魋也

杜少畏育之

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

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

杜向巢也魋之兄

不可請以君命名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

將食既食又奏

杜樂

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

杜迹禽

歌來告曰逢澤有介麋

林大

焉公曰雖魍未來得左師

吾與之田若何

杜稱公命

君憚告子

杜戲

野曰嘗

杜試

也私

林請

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

故拜不能起

杜懼不能起

司馬曰君與之言

杜要誓

公公

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

杜負言

雖誅魍要不對曰

魍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

杜魍

向其父兄故

○稭按安危之介

焉以命其徒攻桓氏

杜魍

向其父兄故

臣

杜魍無怨者

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

之子頗杜魁杜騁而告桓司馬杜魁杜司馬欲入林欲入子

車杜魁杜弟亦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灰

焉向魁遂入于曹杜八年宋滅杜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

之欲質杜大夫以入焉杜巢不能克魁恐公怒欲不能

亦入于曹取質杜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杜魁曰不可

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杜魁亦能將若之何乃舍之杜啓

弟杜曹子民遂叛之向魁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

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太盡

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

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杜桓魁弟也致其邑與珪杜守信邑焉

而適齊彭士望曰諸兄弟為魁爪才牛為介介今事敗義抵一去向魁出於衛地。公

文氏杜衛大夫攻之。求夏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

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杜亦不與魁同。士望由

苦心。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名之。陳成子亦名之。卒於

魯士望曰侯不往而卒於魯是賢者或法郭門之外。阮岡氏也。義士葬諸邱

與杜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齊人歸成

秋齊陳瓘

杜陳恒之兄子玉也

如楚過衛仲由

杜子路

見之曰天或

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

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

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杜成子

冬及齊

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

杜與貢同

爲介見公孫成

杜成宰公孫宿也

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

貳乎

杜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

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

杜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

將焉用之

杜傳言仲

尼之徒皆忠于魯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

杜景伯于贛就

館

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

杜言衛與齊同好而

魯未肯

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

衛。

杜在定八年

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

杜在定九年因與

衛地自濟以西。

諸若反

媚杏以南，書社五百。

杜二十五家爲一社

籍書而致之

吳人加敝邑以亂。

杜在八年

齊因其病，取讜及闡。

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

也。成子病之。

杜病其言

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麻。

杜齊

地避魯也



則賸坤弟  
兼和喪盡  
漢武帝與  
大長公主  
似之

仲由歿孔悝

衛孔圉

杜孔文子也

取大子蒯賸之姊

杜孔伯姬

生悝

苦回反

孔氏

之豎

林臣小

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

杜伯姬通于

大

子在戚。孔姬使之焉。

杜使良夫指大子所

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

入獲國服冕。

杜大服

乘軒。

杜大車

三歿。

杜歿三

無與。

預與之盟

與之盟。

爲請於伯姬。

杜大子請

閏月。

良夫與大子。

舍於孔氏

之外圃。昏二人。

杜良夫

蒙衣。

杜人服

而乘。

寺人羅御。

如

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

杜自稱昏姻家妾

以告。遂入。

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猥。

從之。

杜介被甲與

迫孔悝于廁強盟之。

杜孔氏專政故

輒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杜

路也為孔

氏邑宰

召

反上照

獲

杜衛大夫

駕乘車杜言不行爵食炙奉

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

杜衛大夫高柴也孔子弟子

將出杜

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

難杜言政不及已

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

杜謂食孔氏

說各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杜守曰無入

為也

杜言輒已出

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

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杜因開曰大

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

杜言已必繼孔悝且曰

大子無勇若燔臺牛必舍孔叔。

林即孔悝○穆文熙曰

未必成也由之成何為于此

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賁

可為勇而不知義者之戒

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

杜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歿特以為將殺悝耳後人讀傳乃

知本末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歿矣孔悝立莊

公。

杜蒯也莊公害故政。林以執之臣執

欲盡去之先謂司

徒瞞。

莫牛反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

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

宋衛侯使鄆武子

杜衛大夫

告于周曰。蒯賁得罪於君父。

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杜威

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主使單

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

世復爾祿次。

杜繼父之位。居君之祿次。

敬之哉。方天之休。

杜天方受爾以

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杜傳終蒯賁之事。○杜按尚有周詰遺意。

六月。衛侯

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

杜納財賄

焉。醉而送

之。夜半而遣之。

杜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

載伯姬於平陽而行。

杜悝被遣

載其母俱去

及西門。

杜平陽門

使貳車反柘。

杜石藏主石雨

使於

西圃

杜氏廟所在

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於公。

杜升爲大夫

請追之。

林請追孔悝

遇載柩者殺而乘其車。

杜子伯殺柩者

許公

爲

杜人姓名

反柩

杜悝怪載柩者久不來使公爲反逆之

遇之。

林遇子伯

曰與不

仁人

杜謂子伯季子

爭明無不勝。

杜言必勝

必使先射。

林使子伯先射以驗天理

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

杜以副車從公爲

得柩於橐。托中孔悝出奔宋。

魏禧曰：仲由之或人或以爲傷勇，然食不避難，義也。

安得爲過？但右輒而事悝爲失耳。余嘗論之曰：子路

賢於結纓赴難而失於孔悝，家臣稽紹賢於朝服登

輦而失於爲晉惠侍中

彭家屏曰輒稱兵拒父致崩殯居戚十四年而不得入其天良漸滅盡矣子路仕於其朝而與孔氏之難勇於就死闇於晰義烏足貴乎然人臣懷利祿遇難則去之聞季子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夫子正名之說子路既以爲迂矣惟其以夫子爲迂所以有今日之歎此誠意之所以必先致知也歟

白公作亂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

杜十九年在昭

又辟華氏之

亂於鄭。

杜昭二

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

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

徒協反

於子木。

杜即請

行而期。

杜請行集

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

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

殺得

其子曰勝。在吳。子西

欲召之。葉

始涉反

公

杜于高沈

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

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

衛藩焉。

杜為藩屏之衛。彭士望曰。後世

葉公曰。周

杜親

也。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杜言之所

行之不許必欲復而求成，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於非勇也。

杜按二語道子必悔之，弗從，名之使處吳，竟為白公。杜

楚絕大絕深子必悔之，弗從，名之使處吳，竟為白公。杜

宰皆僭稱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杜言楚國新復

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

救之，與之盟。穆文熙曰：子西不聽葉公之言，納白公勝

既許伐鄭，又與鄭盟，是猶引豺虎入庭中示之肉而復奪之，雖欲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杜

不被其噬，不可得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杜

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



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也

林覆也

而長之

林育也喻已

楚國

第

杜用士

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仁人

勝聞之曰令

尹之狂也

林子西狂

得死乃非我

林

令尹若得其死其

我耶誓必

子西不悛勝謂石乞

杜勝

曰王與二卿士

西子

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

杜五百人

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

公而見之與之言說

悅

告之故辭

杜

告欲作亂承之以

劍

杜拔劍

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

求媚者去之

林

白公謂此人必不洩洩人言以求媚者

棄而去之○謝文游曰熊宜僚以勇俠聞

而不肯輕為人用其識度高專聶單一等然石乞胸中  
乃有宜僚白公又能信其不洩言可知真作亂人亦有  
一段不

吳人伐慎

杜汝陰

慎縣

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

杜與

所得鎧仗兵器皆備許之文游曰于西遂作亂秋七月

而獻之欲因以為亂草何贖贖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杜愆

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杜大

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杜以息弑王杜以絕不然

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

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

患弗從葉公在蔡杜蔡遷州來方城之外文游曰此公

楚并其地

在方城外便

見楚之皆曰可以入矣

林公入討

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

倖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

杜險猶惡也所求無厭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散欲須

其斃而聞其殺齊管脩也

而後入杜聞其殺賢知其可

晏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合此觀之可知人望之重

○又曰孔子聞殺鳴實而去晉葉公聞殺管脩而入楚

此真賢者也然舉事時虛名之士亦有不可殺者昭烈

不殺劉巴許靖以收人心魏道武殺崔逞而司馬休之

等遂中道背去此皆要識得時白公欲以子閻杜平王

辭王為王子閻不可遂劫以兵子閻曰王孫若安靖楚

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

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

而圖之以復王

而以王如高府

杜別府

石乞尹門

杜為尹

圍公陽

杜楚大夫

穴宮

負王以如昭夫人

杜越女

之宮葉公亦至

及北門或遇

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

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

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自日以幾

杜冀君來

若見君

面是得艾

杜安也

也民知不以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

杜表

也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

而進

此一段讀之可歌可泣

○文游曰前一人愛之已極後一人愛而有深識葉公身分便從二人口中表

出威德之人聲望素重到國變時便受如此效驗此大臣平日不可不立望也遇箴尹固帥其

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

杜謂于西子期柏舉之敗

二子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

文游曰：國家變亂，呼吸之間，便有邪

黨相應，使無重臣從中，特起則大事去矣。所以于高一

至而歲尹收邪為正，國家可以少重臣乎？

○禧按：陶侃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

于此

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歿焉。對曰：余知其歿所而

長者使余勿言。

杜長者謂白公。○文游曰：稱白公為長者，寧敢不言其所想見當日結士之槩。

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

何害？乃烹石乞。

乞所謂有心賊，然後世好功名富貴人多出此見。○文游曰：數語慷慨可尚，此

人有骨有才，何不釋而用之？葉公於此尚欠雅量。王孫

○禧按：此白公謀主罪不可赦，赦之亦不為楚用。王孫

燕杜勝杜奔頽求龜黃杜氏吳沈諸梁兼二事司杜馬今尹國

寧也乃使寧杜子于西之為令君使寬杜子于期為司馬

而老於葉文游曰無二事見葉公之才終讓二子見葉

知子子似可深語不知子路何故拒之

魏禧曰葉公忠誠仁讓定大難建大功而聲色不動

威德勲業與郭汾陽千古無二

威德勲業與郭汾陽千古無二

越滅吳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

林今太湖

夾水而陳。

直覲

越

子爲左右向。

古候反

卒。

杜鈞伍相著別爲左右也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

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

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杜左右向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

也。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杜使不備也。夏，楚公子慶

公孫寬追越師至冥。

杜越地

不及，乃還。二十年夏，吳公子

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

杜吳邑

遂適

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

可傷

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

於越吳人殺之。

杜言其不量力

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

一月丁卯越滅吳。

林越自二十年國吳至是滅之

請使吳王居甬東。

杜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

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

歸。

杜以其尸歸終史墨于胥之言

魏禧曰少年之士有至性而無作畧到死可傷然吳王之塚湮沒無存而慶忌之墓巍然至今峙於西湖之上其亦忠而橫殺之報耶人呼為慶忌塔

彭家屏曰越臥薪嘗膽吳極慾窮奢越推賢任能吳戮忠從佞越視民如子吳視民如仇越養銳待時吳



黷武自困吳之亡徵決矣然吳棲勾踐于會稽而吳許越成越棲夫差于姑胥而越不許吳成卒絕人宗祀覆人社稷勾踐之殘忍甚矣宜其共事之臣不保其終也夫

楚滅陳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杜積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

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

車與左史老林二人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

杜言此二人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所類賤杜右領左史皆楚賤官

民慢之懼不用命焉一子穀曰觀丁父都若俘也武王

杜楚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

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杜楚文王滅申息以為縣朝陳蔡

封畛之忍於汝杜開封疆曰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又一

反於汝杜開封疆曰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又一

子高曰天命不諂

杜也

令尹有憾於陳

杜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

弔吳以此為恨○禱也

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

盍舍焉

杜舍右領

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

其令德也

又一理

王卜之武城尹

杜子西子公孫朝

吉使帥師取

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

滅陳

杜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

哀公以妾爲夫人

公子荆

杜哀公庶子

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

杜禮官

黻夏

獻其禮

林立夫人之禮

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

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

杜武公孝

惠娶於商

杜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林稱商避定公諱也

自桓以下娶於齊

杜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

林君娶列國之女則有此禮

若以妾爲夫人

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杜惡公

衛輒出奔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

杜輒也

出奔宋衛侯爲靈臺

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

林褚師比

襪杜亡伐反而足衣而

登席

杜古者見君解鞵

公怒辭曰臣有疾

杜疾足有

異於人若見

之君將設

許角反杜嘔吐也

之是以不敢

杜不敢

公愈怒大夫

辭之

杜共辭謝公

不可

杜公怒不解

褚師出公戟其手

杜抵徒手屈肘如戟

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白今日幸而後

亡

杜恐或以得亡爲幸

公之入也

林在十年

奪南氏

杜于南之子

邑

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

杜公文要

之車於池

杜公有忿使人投其車於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杜在十一年以其帑賜

彭封彌子杜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

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杜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是為從孫甥與孫同列

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父子皆好

使久公使優狡杜俳盟奉彌杜衛大夫而甚近信之故

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奉

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杜工匠使奉彌入於公

宮杜信近之而自犬子疾之宮杜疾已死故宮尚存諫

以攻公郵杜衛子士大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

將若君何

杜言不可救

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

杜先君蒯贖也

亂不逮奔故為戎州所殺欲令早去

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

衆怒難犯

亦似有理

休而易間也

林輒出奔嘗以十八年後復歸衆怒休息而後易間

乃出將適蒲

杜近晉邑

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

杜齊晉界上邑彌詐

不知謀故公信之

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

杜近晉邑

彌曰魯不

足與請適城鉏

杜近宋邑

以鈞越越有君

林宋南近越轉相鈞牽越君勾踐方

乃適城鉏

孝彌之言皆若可信此間之最圓妙者

彌曰衛盜不可知也

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

杜欺衛君言衛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先發

而同載寶歸衛也

禧按彌意言君載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自我始陽為防盜先行其實欲離公衆為脫

身之計而載實以歸衛蓋彌數公為支離杜陳之卒因

功忠實必彌車載之舊註未明祝史揮杜衛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杜為內間見子

之杜公孫彌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

妄杜不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杜若見君有入若逐

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杜雖知其為君間夫越新得

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杜難面逐之

揮出信弗內杜納為信再五日乃館諸外里杜公遂有寵使

如越請師杜衛求入杜請師伐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杜武叔

子帥師會越臯如后庸杜二子宋樂茂杜司城納衛侯



文子

林即彌牟

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

乃睦於子矣。

林民畏君虐，乃親睦於子師。

杜越納師之師。

侵外州，大獲，出禦

之大敗。

杜衛師。

掘褚師定子。

杜比之父。

之墓，焚之於平莊。

杜陵名。

之上。文子使王孫齊

杜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

私於臯如曰：子將

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

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

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

杜欲以觀。

衆曰：勿出。

林衆方親睦於文子，故使勿出。

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

杜欲以觀。

公

杜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

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

杜創。

曠庶弟公

南氏

林即彌牟

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

此

林言逐君之事司徒期爲之

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

杜夫人期姊也怒期

而不得加戮故勅

司徒期聘於越。

杜爲悼公聘

公攻而奪之

幣期告王。

杜越王

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

之爲大子者。

杜念期而其姊爲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遷怒妻子爲虐已甚

遂卒

于越。

杜終效夷言灰于夷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于贛且曰：吾

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

成公孫

遜

於陳。

杜傳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

甯武子孫莊子爲宛

濮之盟而君令。

杜盟在傳二十八年

獻公孫於齊。

杜在襄十四年

子鮮子

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杜在襄二今君再在孫矣。杜五年十  
孫魯今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  
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  
主。而國於何有。

宋逐大尹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

禧按宋仁宗高宗之謀本此

周

杜元公之子得

杜昭與啟弟

得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

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

杜皇懷非我從兄弟

爲司徒靈不緩

杜子

龜之爲左師樂茂

杜子

爲司城樂朱鉏

杜子

爲大司寇

六卿三族

杜皇樂

降聽政

杜降和

因大尹以達

杜大尹

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禧云六卿而不能自達乃須因大尹以達壅蔽之奸宜矣

大尹常

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

彭士望曰此中以令

杜不告國

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

杜盈也重

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於空澤

杜宋邑○禧曰凡人主游幸而

不與大臣同必

有小人之禍辛巳卒於連中

杜館名

大尹與空澤之士

千甲

杜甲士

奉公

杜公

自空桐

杜地名

入如沃宮

杜宋都內宮名

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

杜言下國將有師旅宋君請六子共

畫計

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

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

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棧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

盞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歿歿又匿之是無他矣

大尹之罪也

杜言大尹所弑

得夢啟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

杜處

門宋東門北首也。已爲鳥而集於其上。林又自夢化爲

象在門外失國也。鳥而集于放之。

上味張又反鳥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杜北曰余夢

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杜少寢盟但以君命盟無

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杜地將盟

之祝襄。杜祝名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杜樂門

尹得。杜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林民與我親睦皆

歸授甲。使狗於國曰：大尹惑盪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

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

室。杜戴氏與我者無憂不富便按辭衆曰無別杜列反

號今與  
君無別

戴氏皇氏欲伐公

臣謂

樂得曰不可彼

臣大以

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

臣施

於大尹大尹

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

害也

齊人救鄭

晉荀瑤

林即知  
襄子

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駟弘

駟子請救

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

燭孤子三日朝

杜屬會死事  
者之于使朝

三日以設乘車兩馬

杜大服繫也

加五邑焉名顏涿聚之

子晉替按賞  
舊功妙

曰隰之役而父死焉

杜在二  
十三年以國之多難

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乃

救鄭及留舒

杜齊地違

杜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其言及濮

杜水

雨不涉子思

杜國

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

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

杜雨

杖戈立于阪上



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

杜知襄子畏其得衆心

曰我

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

之不祀鄭之罪也。

杜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益知伯証陳子故陳子起謂其多陵人

故寡君使瑤察陳衷

杜善焉林晉君使已察陳也善以討鄭罪

謂大夫

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

杜陳滅於已何傷

成子怒曰

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

杜荀寅也此時奔在

齊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

反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

畏衆雖過千乘敢避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

杜成子疑共有

為昏之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杜自恨君子之謀也。

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杜按入謂違言之於人焉。今我

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杜悔其言悼。杜悼公哀公之

立悼人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

懷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林早服而為之下乃先保

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杜反。扶大結之門鄭

人俘鄆。杜反。主魁壘。杜晉賂之以知政。杜反。欲使閉其口而

成。林魁壘閉口將門。杜攻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

伯在此。杜言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杜惡

也簡子廢城于伯魯而立襄子故知對曰以能忍恥庶

無害趙宗乎知伯豈處危疑之道知伯不悛趙襄子由

是甚其莫反知伯遂喪息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

而喪之帥韓魏圍趙襄子于晉陽韓魏又與趙氏謀殺

春秋後二十七年知伯于晉陽之下在

鍾惺曰左氏傳春秋末詳吳越及知伯事便是戰國

策過文

左傳經世鈔卷二十三 終